



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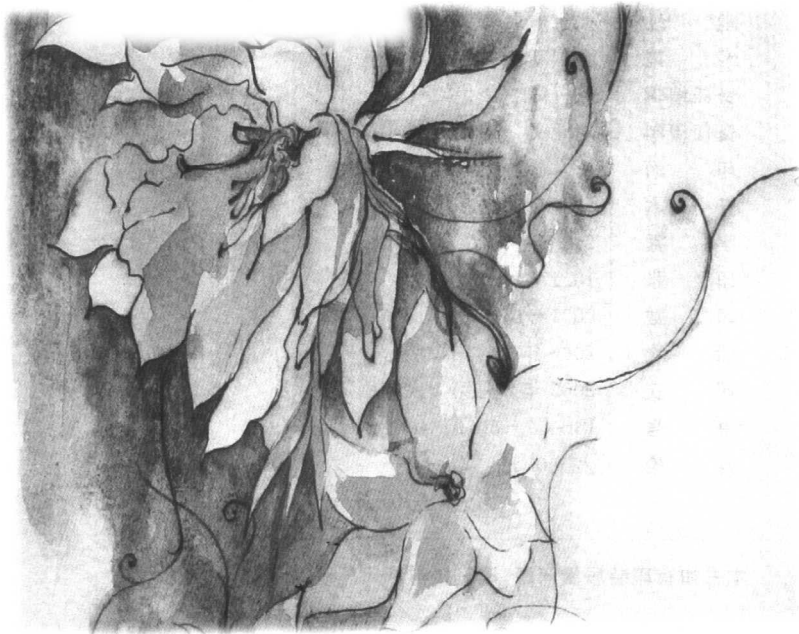
孙亚男 著

戒忧蓝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冰
城
花
草

★ 孙亚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域忧蓝/孙亚男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2

(当代作家作品辑Ⅱ)

ISBN 7—5059—4045—1

I. 水…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5962 号

书 名	水域忧蓝
作 者	孙亚男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陈 露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旅游印务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0.175
印 数	0001—1500 册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045—1/I·2691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不停旋转的旋律却读不懂我的心伤

我写的这些文字读懂了海的漫长



成为一个可以怀念和缅怀的世界，
这个黑白的世界，镀上了它的金饰和光斑，

目 录

3<< 第一章 等待命运

69<< 第四章 最难忘的流金岁月

第八章 一个月又十四天的折翼>>241

第十章 水的漾你的笑 >>323

339<< 第十一章 后来的后来

第二章 新的轨迹 >>17

35<< 第三章 奇迹

第五章 海域章程 >>93

第六章 海哭与海笑 >>161

207<< 第七章 十四天的飞翔

第九章 白昼的黑色雪片>>283

最后的日记

343<< 离开水暂时搁浅

中考、高考，一次次的转折决定我们的命运。不断有新的身影出现，时间真的是沙漏，漏掉了很多东西。我伸手去抓的时候，太心急了，突然发现抓得越紧，漏得越多。越只想静静地再看看你的脸，轻轻地问你是不是还像小时候，因为我的手怎么都不敢抓得太紧了……





第一章 等待命运

1

等待中考的日子,就像是在熬一锅酸酸辣辣的白水汤,无味却难受,那种感觉不亚于下十八层地狱。

我在问成绩之前对着电视以及报刊上刊载的答案分析,雾水里窜,扰得心神不宁,双眼经常被水珠搞得雾蒙蒙的。

7月10日可以电话及网上查询成绩,我像是逃跑似的,拉着Tope去了日月湖。那是可以隐藏避世的好去处,我喜欢湖水,还有那里柱香幽幽的意境。

站在钟楼上,勾心斗角的檐廊,雕花的门窗,细致款款的形象。

“我从不迷信,但臣服于神圣者脚下的亡灵。”我用右手在头与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那破玩意儿!”她不屑地哼了一声。我轻微抬头,嗅嗅周围柱香的味道。

我们坐了海盗船,真不愧为贼船,百年废弃,产生致命毒气,我下了那悬空船就冲向湖边“大彻大吐”了一番,随即又大彻大悟。

“果然,贼船威力强悍!”眼前还在转星星。Tope说我脸色煞白,白就白呗,成绩下来后,还不定更白成啥样呢!

咳,又是成绩那破玩意儿,呸!

十一点了,太阳烧得火热。

“我想知道成绩……”我轻声嘀咕。

“那就去呗,君子奉陪到底!”她咧开嘴笑了。

“谁不知道,你心里想知道得很呢,你都看了几次手表了?”

“哦,是——逃不过你的四眼!”

“你……”

“不吵不吵,找公话,我刚买了一张30元的IC卡,拱手奉上还

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

我和她开始沉默，四下找电话亭。其实，心里都紧张得出汗，汗衫能拧出几盆水。想知道又不想知道的矛盾，像楚河和汉界旁的兵马，兵戎即发，一发不可收拾。“电话亭……”Tope 显然没有了刚才的兴奋。我拿起话筒拨号，她笑着说你的手抖什么？

不通？怎么会！

“我说傻瓜，你卡还没插呢！”她在一旁嘿嘿地傻笑。

“你笑什么？拿来！”我刚要插，又撤回来，给自己壮胆：“我发誓，我如果到不了分数线，立马从这里跳进湖里。”

“小姐，首先，从这里到湖至少有二十米，我知道你的三级跳不及格；其次，你跳过去，也没有英雄救你，因为你不是美女，呵……”

“你——你别让我在没有知道分数之前先被气死，拜托？”

“哦，好……这是让你打消念头，你死了，谁嫁给我呀！”

“你还说！！”

“封口，shut my mouth，OK？若你成绩在分数线之上，我请你KFC。”

“哼，算你嘴是刀子。”

“心是豆腐嘛！”

“是吗？我想吃麻婆豆腐。”

“行，刀子给我，我来给你露一手麻婆手艺。”

“刀子？不是在你嘴上吗？自己咬开吧。”

“呃……”

我终于在口舌上占了上风，心上的紧张感觉也跟随着烟消云散了。叫 Tope 出来，是自己最明智的选择，她总是让我在最脆弱的时候用最佳的状态去面对。

“不闹了不闹了，我得打电话了。”我又开始拨号，我的心脏正在以比电话筒里的嘟嘟声快几万倍的速度不安分地跳着。

“喂？请问你找谁？”男声，浑厚，是王叔叔。

我的心好像绷紧的弦，在接通电话的一刻戛然而断，“呃……”



呃……”显然弦少了一根也不行,尤其是控制思维与语言中枢的,不然会期期艾艾,口吃成灾。

“大姐,你早上鸡蛋吃得太多——噎到了?”Tope 在一旁小声提醒,嘴角下咧,真像是苦瓜。

“呃,叔叔,我找我妈妈。”半天终于憋出来一句话,还是这种线索不明的哑语,就像杀人凶手从天而降,凶器不翼而飞,干净杀完人之后再如影消失,给警察留下的就是一具没用王水溶化彻底的尸体。

“你真是大姐,是个女的都成你妈了。”她又在旁边窃笑。

“哦,水域呀,你妈妈出去了。”果然是好警察,单凭死尸还能破案。可是又一细想,不对呀,妈妈公司一共两名女同胞,可称之为“妈妈”的只有一位,就算是孩子吧,像我这么大能打电话的也就这一个了,其余的都叼着奶嘴呢。咳,失败,逻辑思维也断了,呸,都是成绩的错,轻易惹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感受被伤害的痛楚。

“出去了?那就算了吧。”我的语气中明显带着侥幸。

“你问成绩是吧,下来了。”天呀,打住!您嘴快也不要快过光速嘛,我可不是黑洞,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来吸收这种比烧着屁股之后一跃而起的速度快几十万倍的玩意儿。我想听到又不想听到的就是这一句了。像是吸毒品,几克的白粉贼兮兮地望着你,你也傻乎乎地盯着它。这往往是有诱惑的东西,仅看几眼就想统吃,也往往是有野心的家伙。你肯定会说:“想当年,老子蹲在教室第一排吃粉笔沫十年又六载,像你这样的小白脸见多了,还怕你?”可怕的就是此君子一言既出,四十马都难追,小白脸儿下肚,即刻惊呼彻爽,就像热恋中的人们,爱得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了。更可怕的还未出现。小白脸儿爱你肚子饱饱,钱袋鼓鼓。然后,喜欢你肚子咕咕,钱袋足足。再然后冷淡你肚子扁扁,钱袋平平。再再然后,当你肚子空空,钱带也空空的时候,就只有被踹的份了。在这时,奉劝大家没体验过失恋却有愿意者踊跃报名。

几秒钟就扯得太远,看来弦又被纠缠了,偏偏吸毒失败与失恋之后就再也可望不可即,而这句话却偏偏可望又如此可即。

我稍稍平静一下,经过一系列的推理,释怀一句:“那如何?”

“不错嘛,585分,”轻快的声音。王叔叔此时可爱万分,我这才感觉到,他的声音在报喜讯的时候,年龄比生理上年轻了十岁。

“呃,既然我妈妈不在,那就没什么其它的事情了,谢谢叔叔了,再见。”

我挂断了电话,故意板着脸,强忍着笑容。

“你别一张苦瓜脸,OK?是我钱包不保还是你小命不保?”

“估计是后者了。”我故做很平静的一句。

“你准备跳?我喊口令,拿米尺,在你光荣‘牺牲’之后申报吉尼斯纪录什么的?”她显然不信。

“好,你最好再打电话找几个记者团。”我依旧装着面无表情。

“我跳了,”“闪边儿”。我开始起跑——

“别……,你不至于真想不开吧,顶多你再进一次红楼梦,当一回林妹妹,哭它个彻日彻夜,我可不想未婚丧妻,这只有女的守活寡,你让我当和尚不成?”Tope 看起来好像急了,我开始咧嘴笑。

“说你傻就冒泡。一来,我不会自杀,二来,你不会当和尚,我这辈子不嫁。”我为自己的精彩演技洋洋得意。

“那你到底多少分?”

“超分数线30分左右吧。”

“臭屁,竟然骗我,我……我……的钱包。”

“呵——”我笑个不停,想起之前奋斗的黑夜,中考前大考的失败,终于熬出头了。

“该你了吧,你发个什么毒誓,记住,越毒越灵哟。”

“哼,我心里素质过硬,傻瓜才像你,动不动就以死相威胁,你以为你是猫,九条命啊?我可得珍惜它,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保尔的话‘人的一生只有一次生命,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该怎样度过呢?……’”

“停,打住,你别大道理了,心虚就承认。拽来拽去不想逃避嘛?”

“什么逃避,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她拍着胸脯说。

等待 命运 第一章



“奋斗？你大田里翻跟头？想你也练不出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本事，就认命吧，话筒给你，打不打？先翻个跟头热热身？避免一会儿血液僵冷停流？”

“哼，打就打，我叫不紧张。”于是她开始拨号。

“狒狒嘛？我的成绩你帮着查了吗？”Tope 打给好友狒狒。

“Sorry，还没呢，你过十分钟再打过来吧！”那边很干脆地挂了。

“你说这动物园怎么管理的？不喂狒狒食物吗？几天没见反应就如此迟钝了。可怕的退化！”Tope 愤愤地说。

我拉着她到旁边的石凳坐下。她看着石凳发呆，估计在做强烈的思想战争。我托着腮嘀咕：“585,585……585……”突然，戛然而止。我霍地站了起来，连 Tope 都被吓了一跳，“你干什么，小姐？我心理承受能力还不是很大，别还没知道成绩就先被你折腾成神经衰弱，那会儿接受不了更大的打击怎么办？你还得费事帮我准备口水棺材，多不合算是吧？”我没在乎她的话，我一直想着嘴边念叨着的 585。“585！怎么会是这个数字？”Tope 看见我目光开始呆滞，急忙掏出电话卡，准备以百米的速度奔向电话亭打 120 急救。

她一个巴掌打在我的肩头，终于把我从惊愕中拉回来。你想去马家庄精神病医院了吗？还是太平间？她的目光有点惊异，夹着关心。

“你才想去呢！‘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二者皆可抛……’”我开始让她看上去变得正常了一些。“行了，又扯淡，刚才怎么了？”

“我以后再也不说什么自己不迷信了。”

我开始边回忆边解释。妈妈在中考前的几次模拟考试开始注意我的考试成绩，我觉得妈妈看这玩意儿像是在玩彩票，就九位阿拉伯数字而已。成绩总分大概以 5 开头，再加上一个两位数，比 24 选 5 或者 35 选 7 容易得多，因此她就把眼光聚焦于此。每次在我的小厨里搁上 500 多元钱，就象征那两元一张的小票，成绩下来的时候，等于开奖。终于明白，命运这东西看来山回路转，她在彩票上赔

上几百元钱,买了三十次,一次没中。在成绩上竟能弥补信心,赌了三次,中了三次。瘾,病下的隐患,我怎么讲呢?兴许就是这么老天显灵。尤其是这次,来日月湖之前的那个晚上,又看了妈妈投下的钱数,585元!当时,我只是无奈地笑,咳,迷信的妈妈,希望自己没有遗传这份基因。公布成绩之前,我对着电视报纸估算分数,连550分都达不到,妈妈却对我寄予如此高的希望。真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

然而这次的彩票赌注竟然又中了,第四次,关键的一次。我不知道应该是感谢还是其他什么,总之,感觉奇奇怪怪的。

“就这事儿?跟闹鬼似的。”她撇了撇嘴。我低着头用怀疑的眼神不停地扫视自己的鞋子。

“你快去问成绩吧,也应该可以了。”我突然想到了正事。

“哦……”她才恍然大悟。

“我不去了,你要是考好了,一高兴把我扔进湖里,或者考坏了,把自己投进湖里那就更不幸了对吧。我决定去湖边,先修一溜护栏,再垒一座围墙,怎么样?”我开玩笑道。

“得了,省了您的施工费用吧。”说着,她转身就走,拿着磁卡奔向电话亭,动作从后面看却扭扭捏捏,我心里明白,那是紧张的。

我悄悄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双手合十放在额前……

“是吗?真的吗?”几米之外的她大喊,我笑了,知道刚才的祈祷没白费。

她跑过来:“走,我把你扔湖里去!”于是就推着我往湖边走。

“什么什么呀,别闹了,你还得请我KFC呢,我还没修护栏呢!”“救命,谋杀!”顿时,周围的游客都朝这边看,我冲她伸了伸舌头,相视而笑。

“嘿嘿,我觉得我们应该当演员去,拍电影收视率肯定会很高的。”她调侃道。

“臭美吧你,是你像陆毅,不是人家陆毅像你。”“你以为你是万人迷吗?”我笑着讽刺她。

“不用万人迷,‘亿’人迷就可以了。”

等待 命运 第一章



“亿人迷？幸亏你没说全世界，我还可以排除在外，你可以为我准备一个塑料袋，因为我要准备呕吐了。”

“嘿嘿，大姐，我是说一人迷，就是除了你之外的人都不迷。”

“臭美吧你，帮我捡棵树，我自己去撞死。”

“好好，我们不打口水仗，我要向老爸老妈报喜去。”Tope 兴高采烈的。

确实，我们都很高兴，中考的成绩是枚重磅炸弹，炸出的是火药还是鲜花，确实要看功夫与运气的，我们是幸运的，得到了运气的青睐。

在日月湖入口不远处，有一个许愿池，花五元钱买二十枚铜币，附赠一个小铃，上面写着“随心所欲，普渡众生，圆满无凝，求愿悉得。”一人十枚，开始投池中央那个大银元钱眼中的铃，我在第十枚的时候投中，Tope 竟然也是，我们各自许愿，我许的是高中可以把自己分到一个好班。

而她没讲她许下的是什么愿望，一直也没有……

那天，我们中午去了 KFC，Tope 请的客。下午回母校，不过那里却人去楼空。一天四处打电话问别人的成绩，愣是把那张 30 元的电话卡用完了。

那天，我们都开始期待的暑假正式开始。



“我永远都不会被任何人从你身边带走”，誓言只要被我们依旧铭记，就有兑现的可能，是不是能不放弃，能每天道声好，能每天说句早安。

我们就像是一群刚被放飞的麻雀，飞快地奔向自己适合栖息的枝头，而不是鸽子，知道彼此留在彼此的身边，一同飞翔，一同前行。

那天8月8日。几个偶尔在天空邂逅的麻雀共同度过了难忘的一天。我们约好在天桥中心相约，那种感觉很好，看着在四个路口的陌生人中出现一张熟悉的脸庞，给一个拥抱，一句问候，是我们的方式。六个女生，三个男生，同行九人，一路说笑，在车厢里玩扑克牌，整个车厢有一种被我们包下来的感觉。几经颠簸，到了目的地，山清水秀，回归自然的透明感。我们买鞭炮放，做在城里不敢做的事情——肆意扔红色的“小辫”，我们下水用塑料袋子网小鱼，装在一个蓝色的小袋子里。Moon穿着裙子，下水的时候把裙子溅湿了，水草调皮地在上边镶了一条绿色的花边。Tope把裤腿卷起来，煞有介事，但是一条也没捉住，我在一旁捂住嘴痴痴地笑她笨蛋。狒狒和那帮男生们坐在大坝上啃苹果，还撑着花伞，一向明明不是淑女形象还要假扮。

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喝酒了。沾酒的是这帮毛孩子女生，男生只口未沾。对我们而言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行为。狒狒喝得最凶，Tope陪她。我在旁边不出声，我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心情会这么不好？我想帮狒狒，于是用装水的瓶子跟她喝啤酒，第一次喝那么多，本以为自己会没事，但却不得不认输，一杯下肚，就开始头昏。Tope拉我去擦风油精，我想重新坐回位子上，却一晃坐在了地上，Tope站在后面，被不小心碰到，手按在刚才摔碎的酒瓶上，划破了很长的一道口子。血在流，染红了白色的餐桌，吓蒙了一桌的人。在山里也没有急救措施。她嘻嘻哈哈地说没事，拿块手帕随便缠上了。

我一个人心里难受，去大坝边上吹风。头像炸了，湖水的水都变成了红色，慢慢溢满整个空间。回去后狒狒已经醉得不成模样，

等待 命运 第一章



怎么这么糟？Tope 也迷糊了，她说要去湖边洗脸，Moon 扶她去，我在湖边找到了满身是水的她，皱着眉头问：“你怎么了？”

“没事儿没事儿，我没醉，呵呵，刚才洗脸，没想到一不小心把衣服也洗了。”说着，她一个踉跄坐在地上。

“哎呀，白裤子又弄脏了，我再去洗。”她笑着跳到湖里，谁都没拉住她。她那天穿的白色T恤，白色长裤，白色旅游鞋，后来什么样，我只记得眼睛中模糊的青山颜色。

两个男生去叫旅游车了，我们架着狒狒往回走，天空乌云密布，雷雨将至。

路上，狒狒被别人扶着，已经到了认不清楚我们谁是谁的程度。

Tope 勉强能走，我使劲扶着她。她拉着我的手说：“呵呵，你可以去做美肤广告。”我觉得眼里的泪就像是天上的雨，忍着不下。

到了车上，大雨倾盆。狒狒开始大声地哭，说不出原因却伤心欲绝，她仿佛要把生命中所有的泪水在醉酒后全部洒光。

“他为什么不给我电话？为什么不理我？他不要我了，他怎么就不知道我这么爱他……呜……”

我只是在听，我明白那个他指的是她原来的男朋友。

坐在身边的Tope 浑身湿透。我看着满车沉默的人们，看看窗外倾盆的雨水，怎么也忍不住，望向窗外，泪水像开了闸，一涌而出，而我连哭的原因都找不到。

Tope 是一个长得酷似陆毅的女生。初三下半学期是这个人支撑我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含日是我的同桌，Tope 则坐在我的后排。含日是爱我的，可是那种方式的爱我接受不来。一种对你无尽束缚的爱，不允许你跟其他的异性交流，不允许你忽略他的感受。我不想做牢笼中的金丝雀，我想我本就应该是在海面上飞过的海鸥，自由自在。分手之后，含日的消沉对我的打击很大，他回到了初始时刻抽烟喝酒蹉跎岁月的生活。我无能为力，当爱成为一种愤恨，也就不再值得留恋，也无法让我拿出力气来挽救什么。